



特稿

伏在教會門前的異端

——東方閃電再度活躍

● 朱秀蓮

弟兄，送給你……

「你們是基督徒嗎？這本書送給你們，切記要看，不可丟掉！」一位五十來歲，略帶鄉音的女士，帶上口罩，鬼祟地從外衣裡拿出兩本《羔羊展開的書卷》，送給兩名剛步出基督教書室的信徒。

「送給你，不要丟掉！回家好好看完它。」一位年約六十，操純正廣東話的婦人，站在路口，向拿著基督教書室袋子的人，派發《羔羊展開的書卷》。

東方閃電再次活躍

以上情況，近月來在荃灣和沙田等多處街頭出現。東方閃電再度活躍起來，不再局限在北區天水圍一帶，更走到其他地區的教會及書室門外，向信徒散發繫體字「新」書《羔羊展開的書卷》。這書有著簇新的封面，內容則摘自舊作《話在肉身顯現》；分量十足，達八百多頁；仍然以「晨星出版社」(Morning Star Publishing)為名印刷出版(注：並非香港晨星出版社(The Bellman House Publishers))。不少信徒甚至傳道同工，都曾經親手接過他們的書刊。

事實上，東方閃電打從九十年代後期滲進香港後，就一直沒有離開。(註1)

簡史及傳教策略

一般相信東方閃電源自河南，由一名自稱為「閃電」的鄧女士於九十年代初創立。她根據馬太福音二十四章27節「閃電從東邊發出，直照到西邊。人子降臨也要這樣」，自稱為基督二次「肉身來臨」，建立起「全能神教會」，要在東方的國度，即中國，實踐神「第三步的經營」，以「完成六千年的工作」。東方閃電崛起後，瞬即傳遍全國。至九六年更南下至澳門及香港，二〇〇一年更傳至北美。東方閃電在各地的初期傳教策略大致相同，於週六、主日在教會門外向信徒派發書刊、傳單及鐳射光碟。其次，會以假名混進教會中，以積極慕義的態度騙取信任後，再向目標信徒傳教。香港方面，一般信徒教育水平較高，信仰基礎較鞏固，使「基督成為女性已再臨地上」、「聖經不可信」、「只可研讀女基督的小書卷」、「三位一體不存在」等明顯謬誤教義不能在教會立足，只得退守北區，專以新移民婦女為對象。惟

近日又再度活躍，重複昔日的派書策略。

然而，東方閃電在國內卻擄掠了不少農村教會，他們利用各種方法誘騙信徒及領袖放棄正統信仰，皈依其錯謬的教義。安徽就有好些地方，整間教會改信了東方閃電，情況令人憂慮。東方閃電更曾冒稱新加坡某神學院之名義，騙取家庭教會的信任，訛稱提供培訓，繼而於二〇〇二年四月綁架了三十四名信徒領袖，進行禁錮、利誘、色誘、毒打及大規模的洗腦，使之放棄純正信仰，改奉女基督為救主。



東方閃電「新」書的外貌，信徒如發現有人在教會門外派發，請盡快通知牧者。

類似兇殘個案雖暫未有在港發生，但隨著本港教會與國內教會的交流日益頻繁，接觸東方閃電或受其影響之教會並不太難。加上內地實施港澳自由行政策，東方閃電信徒來港更是有增無減。我們不能隔岸觀火，或作笑話一則輕率處之。若發現他們散發書刊，不妨收取(免得落在未信者或初信者手中)；甚至邀約對方跟牧者對談。猶大書提醒我們「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，竭力的爭辯」，但信徒切忌逞一時之勇，因為東方閃電比其他的異端更懂詭辯。

(作者為荃灣堂傳道)

(編按：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，將於4月22日(五)晚上7:30假宣道會荃灣堂舉行「東方閃電重臨香江」講座，由朱秀蓮姑娘及蔡少琪先生主講，查詢可致電2981 0345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。)

註1：《宣訊》曾在2001年11月刊載有關消息。此外，《時代論壇》分別在去年2月22日(第860期)及7月4日(第879期)報道其近況。《成報》亦於去年4月29日以「國產邪教軟禁牧師逼入會，信徒藉自由來港，專招新移民」為題，報道他們在港的情況。

《若》

助你重拾加略山的愛



區伯平牧師

無窮生命力的《若》

自問沒有什麼想像力，中學時代被逼寫過「若我明早八時死亡」之類的文章，苦不堪言。後來在教會卻學會唱幾首感人至深的「若」歌：〈主若今日接我靈魂〉、〈若我今日傷害他人心靈〉、〈你若不壓橄欖成渣〉、〈若我是一朵路旁小花〉，及由趙君影作詞、蘇佐揚作曲的〈主若是〉。讀神學時才領悟到「若」也是很好的靈命操練、反省方式。不過要數最震撼心靈的「若」，還是一本文句不多的薄薄小書——賈艾梅(Amy Carmichael)的《若》(If)。

《若》斷市經年，千呼萬喚，期待多時，終於又重新包裝上市了。蘇恩佩引介了多本好書給中文讀者，包括賣個滿堂紅的《屬靈操練禮讚》，還有就是這本她親自翻譯的《若》。原著寫於一九三八年，中譯本從一九六九年初版至今，已經印了二十多刷。

教會圈內隔不多時就出現一本熱門書，成為人的話題，跟追貼潮流沒有什麼分別。不過潮流自有潮流的規律——來有時，去有時；話題書也很快就被擠出市場。差不多二十多年都未有見到公開談論《若》的文章或推廣，連出版社也是靜悄悄地重印發行。可是在這看似靜態低調之下，它竟有無窮的生命力。哈，奇怪嗎？

失眠灼痛下的《若》

賈艾梅生於愛爾蘭，由一八六七年出生至一九五一年在印度息勞，大半生在這古國南部宣教；而她的召命就是拯救、庇護、服侍那些廟中雛妓。為了這項終生召命，她在一九〇一年成立一個服侍群體Dohnavur Fellowship。為了團契同工的生命成長，她寫下不少深沉的牧靈作品。《若》就是其中的一本。

《若》是在一個失眠夜寫下的。失眠，乃因團契同工之間相處困難、彼此不滿。這時她已在團契服務了三十多年，在教會圈內圈外已有名望。一群自認捨己為人、對雛妓無我地散發著基督的愛的團契同工，彼此之間卻是水火不容，那究竟是什麼一回事？

「若我對我的同工缺少體恤，如同我主曾施恩憐憫我，那我就還是絲毫不懂加略山的愛。」

這是該書內文的第一句。全書合共只有六十五句這樣的話；而且每句格式相同。「若我……，那我就還是絲毫不懂加略山的愛。」

作者意識到的「絲毫不懂」也許強烈得令讀者困惑。但是，「寫著這些辛辣的話，我有被灼傷的感覺。」當你知這些反思背後同工緊張的關係，就會領略到她心靈的沉重、傷痛。很不幸，這是教會的羞恥，信徒之間、教牧之間、信眾與領袖之間的不和，竟然一直是千百年來天天上演著的鬧劇。

「若我可以輕易議論別人的短處和過失；若我可以以漠然的態度講論甚至只是一個小孩子的過失，那我就還是絲毫不懂加略山的愛。」

「若我在為那些我有責任的靈魂盡了責任以後而受到責備和誤解；若我不能把事情交託，保持平靜

緘默，想到客西馬尼園和十字架，那我就還是絲毫不懂加略山的愛。」

「若我作任何抉擇，只因它們是我所選定的，若我讓個人的喜厭佔任何地位，那我就還是絲毫不懂加略山的愛。」

「若我對別人的工作只有冷淡的興趣；若我只想到自己特殊的任務；若別人的擔子不也是我的擔子，他們的喜樂不也是我的喜樂，那我就還是絲毫不懂加略山的愛。」

藉死得生的《若》

夠當頭棒喝刺激嗎！好了，以上已經抄錄了該書的十三分之一。寬容我狗尾續貂一句：若我認為這些語句太誇張自虐，若我認為這與自我肯定背道而馳，我就還是不懂地裡麥子的道理。

我們的時代，鬥爭氣息愈來愈濃。在向人問責的背後往往是自己卸責、是委過於人以自保；把自己當成受害者是最好的攻勢戰略，追求公道的背後，往往是憎人富貴厭人貧的貪婪優越心態；符合自己心意的安排才算得上合理。「我」，是評定一切的標準。要求自省只會使人失去安全感。「天天背起十字架來跟我」的捨己教導，漸少聽聞。有的話，也不過是偶爾出現的陶醉劑。

啊，加略山的愛是完全的捨己、為人。潮流講個人成長，我們可否借助《若》來重塑藉死得生的生命力呢？

(作者為康怡堂堂主任)

